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333/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一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39.75印張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圓

集部第一一九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副墨五卷

〔明〕汪道昆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金陵毛少池刻本

東岱山房詩錄十三卷外集一卷江右稿二卷（江右稿存卷上）

〔明〕李先芳撰
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李氏山房詩選六卷（存二卷）

〔明〕李先芳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刻本

北虞先生遺文六卷

〔明〕邵圭潔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劉子威集五十二卷（一）

〔明〕劉鳳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五六三

四一八

三七五

一二五

副墨五卷

〔明〕汪道昆撰

山東省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年金陵毛少池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副墨五卷》

提要

誥命

襄陽府知府汪道昆父册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於效職之臣旣以時論其功狀
而旌進之矣猶必視其爵秩所至以寵
榮其父所以體子之孝勵臣之忠也爾
汪良彬乃湖廣襄陽府知府道昆之父

誥命

孝友施於家政忠信重於鄉評寄傲林
泉適情書史不耀其光以昌爾嗣子今
效用明時服采惟謹非爾善訓之徵乎
茲特封爾爲中憲大夫湖廣襄陽府知
府於戲錫命自天庭闢生色益敦行履
以迓隆恩

制曰凡推恩之典渙自大庭而寵服之榮
及於慈闈者所以邇其誨益之功而嘉

荅之也爾胡氏乃湖廣襄陽府知府汪道昆之母早備組紉之訓夙閑閨閫之儀章敬順以相夫明愛勞以教子今爾子茂著年勞以光懿訓是用封爾爲恭人茂對渥恩永綏祿養

制誥

嘉靖四十年八月 日

之 寶

誥命

提督撫治鄖陽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

道昆父母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人臣移孝爲忠積勛余代負國家之望者豈獨邁跡自躬將必有贊父教之也朕叙績䟽榮緣子貴父維義所起在禮不私爾汪良彬乃提督撫治鄖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道昆之父醇性天植德美內完教有義方最成嗣胤俾踐敷中外陳力邦家維此肅公本諸貽穀是父是子朕用爾嘉茲特封爲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服茲寵命以介康齡尚念國恩無忘庭訓

制曰君子偕老詩人榮之矣乃王子於成克綏祿養其于燕喜不尤厚哉朕有渥

誥命

恩以昭慈訓爾胡氏乃提督撫治鄖陽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汪道昆之母恪持令範懋著徽音篤生嗣賢迪之善誨俾叙躋崇秩光顯令名瞻是母儀愜於朕志志是用封爾爲恭人祇承綸綍之頒永享庭闈之慶

制 誥

隆慶五年十一月 日

之寶

兵部右侍郎汪道昆父母 誥

奉

天承運

皇帝制曰朕撫臨天下尊事

兩宮因念人之愛親誰不如我思貽父母令

名心至無窮也爾累封中憲大夫都察

院右僉都御史汪良彬乃兵部右侍郎

誥命

道昆之父少從賈中負其英氣不肯下

時出入百家籍令干仕亦足以自顯矣

晚以子貴乃益務爲退讓又引正義督

其子先實用而後文詞也爲爾子者顯

揚宜何如茲加封爾通議大夫兵部右

侍郎尚悉朕所以褒寵之意益專精神

以輔遐齡

制曰昔魯有壽母奚斯頌焉宋趙棼不付

擬封而請回恩人子至情固願及今拜

賜以爲榮又况其與父偕也爾封恭人

胡氏乃兵部右侍郎汪道昆之母孟光

之素敬姜之勤婦德毋儀爾兼有之是

生非常之才以裨我邦政朕嘉乃懿進

封爾爲淑人惟爾恩命及茲三錫矣壽

富於趙太君而燕喜何啻魯也繼自今

其並杖于朝以觀爾子成功

誥命

制 誥

隆慶六年十二月 日

之寶

副墨

自序

汪道昆曰余先世家大鄣徙千秋里里中世受什一余始以逢掖起家幼受業先師喁喁慕古既卒業退以其私發篋徧讀藏書即屬辭壹棄于古昔師弗善也則以告家大夫孺子嚶嚶而務多聞將害正業家大夫教諾篋中非博士叅悉遷之既對公車余始舍業而脩古比出居縣日治程書不遑入為尚書郎屬司馬有巡功視師之役諸郎斌斌講業余不能從既而治郡治兵歷十年所其間什九廢業謂官先事非與屏居篋中計餘年可足吾事會病視去而為方外遊將吹律以應咸池僅一呖耳客至請余故業頌得比諸作者懸書國門嗟乎當世以作者鳴八音備矣劍首曾不足以當里耳即一呖何為以此而希有聞恥也及余奉

詔疆起自鄖關之夏門客曰閔君鄖署遜

災公兩亡載籍獨公之舊草具在夫非祝

融氏所留邪古人成一家言必以名山為

藏室泰衡當文明之域其斯為祝融氏之

虛第載故業藏之亦不朽之事也不佞結

髮從政班白猶在行間將竊餘力以從古

人日不暇給卵而未翼惡耶一鳴託轂音

于九臯吾知其無和也已籍令得備故業

終餘年即未能張樂洞庭鄧中宜有和者

客姑待之客笑曰所貴于鄧中則流商刻

羽是已贊梓土鼓上世有遺音焉此亦轂

音之微一呖之屬也公之髮日短矣雖好

古之心未化惡能從長待河之清歲不我

與豈必鈞天廣樂而後盈耳哉人亦有言

惟山藏疾不佞故多疾且謾藏客將棄其

疾而善藏之敢不惟命于是副墨之于則

以公起家四岳玄時在望萬華參衡乃今

有事衡山請書其副以胥後會從之

副墨一卷

告中集

新都講業論

江山人傳

署中集

送吳先生視學山東序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郡中集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送藩大夫成公之山東序

副墨

目錄

送方伯游公序

上計七論

送憲大夫劉公兵備四川序

送劉使君東巡序

送蘇君致績序

顧聖少詩集序

賁于堂記

洪母六十壽序

祭叔母文

祭外母文

明處士江次公墓志銘

先大父狀

先大母狀

貴州鄉試錄序

明奉訓大夫知隨州事孫公生祠記

一卷

閩中集

少司馬陸公平寇序

壽一所先生八十序

平遠臺勦功銘有序

副墨

目錄

送方伯魯公序

福建鄉試錄序

少司徒鮑公七十壽序

封刑部郎中何公暨章宜人七十壽序

台州平夷傳

陳宜人傳

明贈文林郎小壺先生陳公墓志銘

壽吳氏叔五十序

送部使者陳公還朝序

孝廉將軍傳

贈陳達甫序

明處士江氏營墓志銘

三卷

猗中集

歙縣重修紫陽書院記

太守陶公論最錄序

贈余德甫序

般若堂記

徐于室記

瑞溪金氏族譜序

副墨

目錄

祭方烈女文

七烈傳

勅建憫忠祠碑

王仲房傳

戚將軍應 詔京師序

送胡使君遷江西按察司副使序

海陽治最序

遊洞庭山記

贈黃金之序

論相

聞莊簡公傳

石橋巖銘

曲水園記

送蔣啓明之電白序

疎塘黃氏義規記

四卷

猗中集

明故資善大夫南京戶部尚書鮑公墓志銘

明故處士洪公配吳氏合葬墓志銘

林次公墓表

副墨

目錄

閔長孺墳志銘

查八十傳

送鮑子良入龍山序

詹處士傳

溪南江氏族譜序

紫陽書院會錄序

游城陽山記

明故太僕卿徐氏沈氏合葬墓志銘

養生契

汪處士傳

御史大夫思質王公奏議序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霖

生吳公行狀

輅中集序

藩大夫汪公六十壽序

硯中記

朱處士墓志銘

明故處士吳公孺人陳氏合葬墓志銘

朱介夫傳

達尊坊碑記

副墨

目錄

五

孤憤集序

沈文楨傳

潘孺人傳

華林社記

溪南吳氏重脩仁義院記

豐干社記

程長公墓

五卷

卸中集

青蘿館詩集序

楊忠愍公集序

張永墓碣

哀辭

太和山記

太和山記二

太和山銘

太岳文昌祠碑記

襄陽合祀先賢祠碑

襄陽先賢列傳

黃鶴樓記

副墨

目錄

六

湖廣巡撫都察院記

衡山銘

楚世家

湖廣通志序

一葉遊記

新都講業論

余師事舊史氏嘯然尊古而卑今陳叔子講業新都
廬蒲戶外余因江民瑩紹介交叔子雖會二客稅駕
叔子之門分席而據上坐則所謂白子高黃山甫也
子高目攝叔子獵纓而語曰吾聞雲門之瑟不從鄭
聲狐父之戈不錮牛矢先生屬書離辭必以古人爲
鵠遂爲藝士嚙矢斐然鄉風世儒說說或不見是豈
不以所負者大所用者小和漫衍無家詭若功見言
信先生勉矣叔子避席曰曲士溺於所聞幸得奉教
于君子雖日吃願術其平生之言守生三年先文學

副皇

卷

乙

載守入括比還縣輒指所過城邑名之先文學謂少
子才使守受春秋仲兄所雅不喜劇說卽縉紳先生
有所論著猶或竊竊然心非之脩古之謂何胡爲乎
褻淺而溺於法度年十二省先文學沁水徧讀舍中
藏書帖帖喜曰嗟乎睹日月而知衆星之蔑文在茲
乎出關而南籍名縣士不諳於俗言必稱先生諸生
群然相詬曰子爲文必庖犧氏南面而立以科斗教
天下任蒼頡諸君典文章是子登庸遇合時也而海
內二三君子方索宇巖穴之下覺然若聞足音月彼
皆有名公卿莫爲先談而得一恥恨無繇死知已耳

副皇

卷

乙

及仲兄強仕親有常珍且家世受經有兄在不失故
業守可汎洋自恣矣有頃上書請去博士籍知交大
以爲望擁闕有端退而深念曰學者誦法古昔去之
千歲其人若存世儒撻埴冥行而不軌於正遂使卑
議蹇路謂後死者何守知所以卒業矣日莫塗遠而
持論益堅行年六十終不能化丈人不知其驚下將
使之駕說以干世守則安能謹謝客山甫曰昔之誦
不朽者左言而右功子徒以堅白鳴非上務也卿侯
而下豈必辯有口哉叔子問曰卿侯興漢視房杜趙
晉說賢曰卿侯似賢彼且鴈行而兄事之矣然則後
之作者視賈誼相如說賢曰賈誼相如升堂入室其
後皆不及門也叔子曰客言是也山漢以來立功立
言者宜莫如卿侯賈誼相如異世方之功則凡弟也
言則父子也此左右之驗與言之不立則守之耻也
豈必尚功子高曰以循韋氏之流視今之世其孰能
不波誠有味乎莊生之言矣仲兄繫易豈不能爲矣
里之辭哉篤於時也子爲高論將謁賈誼相如旦暮
遇之入郢而見冥山不近人情矣涓人市千里馬而
居其骨千金骨雖奇終不可以服駕吾子屈首挾策
猥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也叔子不

元升牆而立道昆進曰若客所云必倍邯鄲而守故
步乃爲得已不聞楚人之處莊嶽者乎語口在則人
亡則書書者古人之成跡也踐跡而行不失跬步化
邯鄲之屬矣古今猶齊楚也其相去遠甚語楚則楚
語齊則齊緊所習何如耳李獻吉惟時北郡襲漢舊
而潤色之仰不能與漢士並驅其視輓近世所爲直
土梗耳是語固可使爲齊步固可使爲邯鄲也故曰
蹄騷之馬亦騷之乘陳叔子是已奈何以拘論火之
山甫曰大夫謂多識前言往行之載猶可陶鑄古人
敬聞命矣且叔子何不爲興墳丘索安事漢和道昆

副墨

一卷

三

曰不然余小子以禮樂發家請借樂爲喻夫簫聲土
鼓音之起也三墳是已大章成池德之成也六籍是
已流商刻羽音之疏也賈誼相如是已從其朔則文
未著象其成則德不備無寧道古以比音不求合于
里耳此叔子之所服也子高曰賈生壽不得長相如
病廢顧二子爲文甚盛後世誦之不衰叔子結髮弱
辭訖于白首所就業豈不多和何董道也道昆曰楊
雄文似相如至其晚節法言始顯故後世不久則其
積靡也不深昔人有言不斑白語道失其語矣教
子始爲鮑謝旣而爲建安季年乃去之

無極強學

不倦絕口不稱能退然不居將必止乎其域彼其抱
咫尺之末伎若揭日月而行是特未睹大方耳二客
瞿然起曰居邑中不能就有道非大夫安得聞絕墨
之言遂卻席坐隅顧卒爲叔子役

江山人傳

余觀作者之汗隆一稟於風氣自漢下達則緣世屢
遷譬之身日卒於不根

明興驅左袵而反之正執士奮起依馮出日之光軼
輓近而稱古人斌斌然盛矣然皆三河齊秦之產而
江淮秀異亦稍稍肩隨之其疆弱有差則疆域使然

副墨

一卷

四

也新安地重其民深厚不浮由古以來文獻足述顧
今之學士大夫率高視一世其言不執於先民善乎
山人之言曰吾鄉多泛駕之材使開輿衛皆上乘也
山人在諸生中輒有志述作會有疾謝學官去遂一
意備辭館讀史纂太史遷爲人作而嘆曰丈夫不能
周游四方灰天下之士徒抑首蓬戶享其敝帚將爲
遼東豕和於是操舟東游登禹穴入浙觀海潮浮于
五湖間闔閭春申故址遂杖馬舊之秣陵朝故都焉
入郢聽歌郢中望高唐汎雲霓而下其游知交傾東
南之美美比還郡中諸儒宿學爭願交山人驢山

人披一騶奴篋書而出過故人厚善者輒肱篋發策
喜人彈射其文猶能推轂後生務章久之善士以此
益附之入舍下帷讀書卽家人治生業紆紆萬端不
爲亂其精如此山人故多病乃學養生爲軒岐之言
必入其室其一切從事不遺餘力蓋天性也客見山
人具藁若干卷請曰自民堂號郡中而多士嚮應顧
揭旗鼓徧示之山人謝曰嗟乎古人成一家之言徒
藏之名山俟知己者世儒紛紛務懸書以侘海內何
爲哉確徒誦法古昔自託於無能之辭奈何得當諸
君子惡用暴已之短和客退語人曰江叔子猶務深

副墨

一卷

五

藏彼握琬石而冒玉名徒豪舉耳汪道昆曰山人善
聲詩尤長於古牀夫詩書之教一也其升降相依今
之論文者或不與昌黎及推尊杜陵不當日月余竊
疑之或謂連安起靡麗之習而陵遲於梁陳唐自陳
伯王以下起而一洗之開元爲盛夫持漢之三尺平
疵六朝敢不受令唐削雕爲朴而體益卑卑猶之秦
人聞新樂端冕去之乃拊缶鳴鳴爲秦聲猥云可與
道古聞者有掩口而笑耳舉世方馳逐近體無惑乎
布侯於杜陵及爲古詩且不能超乘而上則任耳之
過池若山人之長言大都取裁魏晉行年五十猶疊
疊不衰千載而下吾即有山人矣山人實行較客往
往可書顧余村薄無能俟山人方以詞著顯故特書其大較云

送吳先生視學山東序

在憲令凡遣使出視學必察之三官官守問天官文
學問大宗伯吏治問御史大夫皆曰可然後以璽書
命之其周慎如此丁巳議可使山東現學者皆言吳
公公卿大夫謂主爵曰自吳公引籍垂二十年其同
籍之士往往致尊顯而公猶在執戟奈何復出居外
哉公固請行遂受詔諸吳公弟子相語曰陶氏宜垣
匠氏宜木公固宜山東山東蓋禮義之國諸儒淵萃
其間卽三者一訕焉惡能尸儒宗而勝其任也公固
宜山東公所嘗客有居上坐者輒然笑曰善乎公等

副墨

一卷

六

之言信知重齊魯而嚴先生矣惡睹先生之卓犖者
哉明典始命官視學必慎擇而使之故先世得士爲
盛今之以儒術進者豈不斌斌視昔之擇地而行遠
遼退讓者相去遠甚何哉舉世務巧宦無論三者
之汙隆或掠虛譽或籍故資榮已南面爲士者師矣
第令討多士而訓之使之循理守正躬化之謂何先
生涉世之末流而皜然不滓以材取重不暴其長勞
深功多不旌其伐奉身而就藩臣之節豈不翩翩然
世之賢大夫哉螺贏螟蟊非類而肖以先生視之其
不速肖者非夫也善教者躬行爲上科察次之顧

舉失宜則四方解體今之典學者市恩滋多即五尺之童曾不能抑有受茶比行縣一切置博士籍中遂使閭巷少年未卯而求時夜及遇令而仕鮮不摯發以趨時其始進者輕矣廐馬始駒弛其御歷及齒壯有竊轡而奔耳惡能閑輿致千里哉故使馬之泛駕不馴者馭馬者之罪也使士之凌節不遜者造士者之失也語曰周之士貴秦之士賤秦急功利則自賤而人賤之乃今顯蒙之徒且得與諸儒齒章南逢掖一何紛紛又惡足貴夫齊魯之間古所謂東周東秦也追俗爲教先生固將使之自貴抑賤之也昔

副墨

一卷

七

叔孫通徇高帝而兩生不行實其言足以興禮樂當今之世得無有若兩生者乎願爲之推轂以先諸儒彼將靡然顧化矣公曰唯唯命小子操牘載之

送方民部還留都序

汪道昆曰方叔子豈不遠遼躬行者哉其涉世何踰蹕也始遷度支郎則以故東平當下吏蓋羈事耳部使者報曰

高皇帝法公罪遷官勿論乃不逮故東平而度支籍業已削叔子名伐者入舍暮月矣憾者猶然不舍蓋三歲而後論定復其官嗟乎屈賈不得志於楚漢則

宜言高論爲之菑叔子遠遼躬行何踰蹕也客問叔子狀叔子謝曰

上督過疆吏連逮臣其言必逮者

明詔也言不逮者

王章也兩端各有所當於余小子何怨德和留滯都市長者時時下車存之則閉戶緝書意甚得夫耿介者多忿憤之節朝聞問而夕飲冰若屈賈是已叔子入羿之彀中其得免者天幸耳居常訢訢置怨德勿問豈若是福都之爲乎要以楚漢卒行其間屈賈抱憤終焉乃今公卿大夫猶能平叔子於朝憾者義格則其所遇視屈賈賢矣叔子謁行抵鄉大夫受笑曰今日之事豈人固求多於不佞哉不佞獨行其真扞當世之罔固其所也今行矣願聞繩墨之言卿大夫曰楚人得和氏璧以爲石也三抵之及以璧聞莫不按劍相眄矣叔子曰善吾寧玉質而石章曰豈豕爲酒禮成而不亂得矣惡用玄酒而汗尊叔子曰吾寧寧故醴曰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無求備也能爲尺矣能復爲寸和叔子曰善吾寧舍短而從長道昆進曰歸休乎大夫叔子免矣

副墨

一卷

八

送陳使君守蘭州序

自古文學之士往往喜言兵非習兵也居常自負其有人固未嘗奇之於是挾其感憤之氣幸得當事而發一奇焉若漢賈生魏陳思王是已彼抱竿而含瑟越樽俎而治庖人則快快者之爲非始願也河東多豪傑喜兵陳使君獨善文辭未嘗論兵事會更置邊鄙長吏使君得蘭州夫蘭州要塞之國大戎在西匈奴在北必習兵者當之主爵宜謂使君生河東使守可也使君爲儒林循吏語在部使者疏中余觀使君則彬彬者矣使得遇合非謀議之臣紀綱之役乎哉

副墨

一卷

七

五十始爲大夫且在西鄙所用非所習謂使君何古入所謂才難非才之難也才而遇合之難也御人嬖而國色下陳驚受繁纓而驤伏握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固然矣如使淑女必妃良馬必路彼之歌文王誦伯樂者徒虛語耳豈世所希覩者哉嗟乎今之官學難矣馳驅則賤說遇則良吾欲以吏事興吏事安可興也將言多和法言寡和吾欲以文事興文事安可興也使得一當要害爲

天子守四夷卽不能繫單于之頸斬月支之頭况大而無當者似曠矣漢武帝拓地西北開張掖

諸郡諸將有尺寸功者侯之乃今諸郡之繫於蘭州猶綴旒也守者能拊衆威敵固吾圉以備不虞卽不侯其功非尺寸比使賈生陳思王在寧詎無意乎秦越人以業方滌列國其爲醫屢遷然列國之人遇越人者無不生活其業精也晉以詩書將卻殺豈必習兵使君晉人何讓卻氏茲入秦則越人之爲小兒醫耳往使君病瘧七日始寤瘧方甚卧內誦傳邊封事疊疊數千年大要皆西鄙事兵家不能道也其後五年蘭州之檄且下然則使君之勲業其將自西起和使君西矣

副墨

一卷

十

送藩大夫成公之山東序

職方氏言天下之要害二齊楚是已由河入于淮則齊扼其吭由江漢入于海則楚折其衝齊楚以地重久矣然王公易地而守其設險不同荆襄據楚上游蓋用武之地當分崩離折莫不按劍而爭啖之今則否矣

文皇帝都燕輪江淮之粟自山東入此所謂襟喉之國豈惟什二而已哉臨清則山東一都會也其地控南北之漕且於三輔爲表裏

詔以執憲一人部署之頃間者自匈奴來謂虜且

近關臨清不可不備於是推賢益急兢兢務得人焉
藩大夫成功分部荆襄積勞者三歲夫公當謁
天子考臺臣請以藩大夫留重地書奏者三無何公
拜山東之

詔楚父老愀然曰公在楚則楚重在齊則齊重取重
則齊楚鈞耳臺臣上書而不得請主爵獨不爲楚人
地乎旣而公與守吏言余得當山東蓋惴惴恐懼抵
諸長老受策以行長老謂余公爲東道主第歸厨傳
無失使者驩足公事矣彼中貨殖充溢其民不煩有
司公疆飯耳余聞而竊疑之果若所云則候人事也
訓墨 一卷 十一

官守之謂何彼中尺籍空虛登陴之衆且不能給卽
有緩急惡在其爲備邪余將簡什伍之士使習兵籍
比閭之民使城守此封疆之事吾事也此而不任吾
懼也已守吏退曰善乎守官之言公在齊猶在楚也
今之善仕者寧得過於境內無寧失譽于四方朝而
稅車父而秣馬彼之官猶乘傳耳何備也公未及下
車孽孽爲之畫策假令無所擁關公之志得行足以
代蠲望者之謀銷積薪厝火之患東藩固矣夫京師
猶元首也齊楚則左右手耳右善捍則左無患故捍
先右戌先齊齊重則楚重矣公治楚之政成功德之

在楚者足賴

上方東顧非公不足以當之蓋使公填齊以重楚乎
公馬首旣東父老號泣轅下以守吏之言白公公曰
唯唯

送方伯游公序

余觀方伯游公者則古所謂才大夫哉初公侍禁中
有直節出在分部又以豈第得民頃之進監司不暮
月而刑錯公所至誦義更僕未終然此皆其土苴耳
游公謂否守固多吾才乎吾方以才爲齎疣惡足多
也守昆唯唯退而深念曰余讀孟子書其稱才者辨
訓墨 一卷 十二

矣夫才因應以成務而壹本之性情彼以才見病者
爲不能盡其才非才之罪也當世之論才者二下之
在於利達而以巧捷辨給爲能上之在於名高而以
皎皎者爲奇節此兩者皆非也抑或矜然於聲利之
間亦既有樹矣有所激發不能不用其所長舍較率
而從所長不能無生得失此無他無本故也至若本
之性情而因應以成務才何可廢哉公爲此言則進
道之心也夫操介而斷刃必多傷惡斲而廢刃何有
成器假令廢刃始爲無失不有郢人之滅聖者乎方
其運斤成風非不用刃也得之心而應之手游网且

有餘地庸復何傷當斲之時彼其所見者唯堊耳無刃也用刃者忘其刃故堊堊而不知用才者忘其才故庸事而無迹然此者成於習安於故非朝夕能也郢人往矣鄉使受堊郢人之門就就然不失尺寸卽不能滅堊何憂血指哉作之不已習而安之則斤可成風堊可滅矣故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才亦宜然顧所習何如耳論道而至周公孔子何論郢人周公不以才美而隕名孔子不以多能而貶聖有本則然也學古之士誠能無用其德慧術智而壹稟於中和獨觀照曠之原而勿忘其所有事及其發皆中節尚

副聖

一卷

十三

安事才以此考求內無天損以此涉世外無人損此郢人之堊也此則公所有事將振其瑕疵而脩之味乎其言則進道者之心非貌言也居無何公以方伯赴閩海閩海方有緩急

上擇才而使公公且代大匠斲矣如使公斲於其滅堊不難閩海無傷也使公得志守昆願受繩墨厓公所左右之

上計七論

酒德論一

伯子舍都市中門下客數被酒門者叱曰客何恂者

如亂何伯子曰客休矣世之恂恂者豈少哉其中既盈一旦而替常度皆亂也酒清而不飲居有常矣及脩爵無筭以淫繼之莊者媮訥者辨婉婉者暴戾聲折者務上人則酒亂之也士未得志居有常矣及其門高扉遠肅客而不下堂則富貴亂之也學未卒業居有常矣材美既具儼然若揭白日而載諸市朝則才亂之也功業未建居有常矣及其身有社稷之伐威震主而不知則功伐亂之也以富貴亂者亡以才亂者殺以功伐亂者危其爲酒禍一也方其未亂見亂者於其側彼猶然非之及其亂也亦既見非於人

副聖

一卷

十四

矣彼不自知其爲亂也之數者果召亂乎哉無亦人自爲亂耳故酒可亂崇伯子不以儀狄而貶王富貴可亂鴟夷不以七策而迄殆才可亂周公不以多材而驕各功伐可亂伊尹不以阿衡而自功語曰虛其心實其腹虛則無我實則有容庶幾乎不及亂矣

酒德論二

昔都人之飲客者非發不甘比年鬻髮者半至人謂中山以下若吳醴楚醪其地屢遷將發有遷德和何今之發非昔之發也余居發且久蓋嘗習之卽今之鬻者未必皆良其良者猶故耳始都人無善酒必以